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http://www.sexstudy.org>[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性”研究》第27辑

网络激情：中国大陆网络性爱的性与空间

作者: 任珏 来源: 《中国“性”研究第27辑》 类别: 《中国“性”研究》第27辑 日期: 2008.05.26 今日/总浏览: 1/11

网络激情：中国大陆网络性爱的性与空间

任珏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 / 人类学, 哲学硕士研究生

在人们的观念中, 一般认为中国人在性方面是保守的, 是受压抑的, 李银河(1999: 37)说“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以性为耻的思想并未退场, 它对人的压抑仍然存在。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 性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之事, 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 阮新邦(1998: 178)也提到: “‘性’对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一种禁忌, 不能公开讨论; 这情况在家庭成员间尤甚”, 而我国著名旅美人类学许烺光教授则将“非‘性’性”(asexuality)列入传统中国父子关系的四大特性之一(李亦园, 1992)。

笔者认为, “只能作不能说”, 需要放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和不同的社会关系来考察, 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1990)当中所讲: “人们更加严格地规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在什么人之间、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内部不能谈论性; 人们因此划定了即使不是绝对禁止谈论性, 至少也要谨慎地谈论性的范围: 例如父母与孩子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肯定有着严格的限制规定。”那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是否完全没有空间可以谈论性, 或者, 亦存在这种“谨慎的谈论性的范围”? 如果存在这种范围, 这些范围有隶属于那些社会空间?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世界逐渐成长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空间。网络环境中的性活动空间又是怎样? 和现实社会又是否存在互动关系? 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笔者将重点通过两个个案, 来讨论网络性爱在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活动空间, 进而试图回答以上研究问题。这两个个案分属两种特殊的网络性爱模式, 即S/M视频调教和夫妻视频。访谈方式为网络文字访谈。受访人是在网络上招募而来。为保护受访人, 文中出现的受访人名字均为假名。

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中国历史中明清、文革、20世纪80、90年代等几个重要阶段的性活动空间, 为分析网络上的性活动空间, 提供一个历史参照。选择明清和上个世纪90年代, 主要是因为两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处于较大的文化转型期, 具有较为类似的社会背景可供对比。文革时期可以当作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历史时期来与前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对比。而对作为从文革向90年代转型的中间阶段的80年代的考察, 则能够有效的将当代中国人的性历史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做一个较为连贯的耙梳^[1]。

然后, 本文将就这两个个案的访谈资料来分析网络上的性空间及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性空间

一. 明清时期

青楼

中国古代的家庭中多存在家训之类的伦理典籍, 用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萧国亮指出在《女诫》、《女论语》等女性行为规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 对一举一动都谨小慎微, 唯恐违反规范, 遭人耻笑, 难得能够形成自然率真、浪漫奔放的性格。而夫妻之间则又受到“礼”的规范限制。不仅仅是女性得不到情感需求的满足, 男性亦然。而中国士大夫们在“性灵”上所追求的那种“浪漫飘逸, 挥洒自如的感情和艺术灵感很难在妻子那

里被激发出来（萧国亮，1998：198）”。

即使存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续弦也不过是为了宗族的传宗接代的考虑（萧国亮，1998；吴存存，2000），而不是为了满足男性士人的情感需要。所以丈夫们只要遵循了传统家庭要求的宗法礼教，既有妻子繁衍合法的子嗣，又有妾室提供日常的生活劳作需要，就要去家庭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浪漫的感情和美与音乐的快乐了（萧国亮，1998：200）。而明清时期繁荣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为他们的这些情感需求，提供了可供消费的场所：青楼。

在青楼里，也不仅仅是酒肉之趣，还是一个让世间男女可以在人伦关系之外，发展爱情的“化外之境”。从空间上，青楼多采取园林形式，与世俗隔绝的繁华效果，营造的是一种独特的“家”的空间。在这个“家外之家”里，“追逐爱情”是最主要的事情。明末还专门出现了《嫖经》之类的书籍，指导青楼嫖客学习“调情”的技巧，学会如何去迎合女子，获得垂青的技巧。在那个时候的妓院里，青楼女子并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也是男子们交往和讨好的目标（王鸿泰，1999：6—8）。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男子，为了立业，总是要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或是求学、赶考，或是经商、为官。正是这些符合社会规范的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为他们走出家庭寻找性情空间提供了机会。而商业化的青楼妓馆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消费场所。青楼妓院通过园林风格的建筑营造，形成了一种远离俗世——家庭的环境效果，“家规闺训”等伦理教条的影响力无法触及，从而建构了一种栖身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化之下的“化外之境”。对这些士大夫阶层的男子来说，青楼妓馆已不再是肉欲横流的酒池肉林，而是一个实现理想的性爱学堂。

市井游园

士大夫们可以在青楼妓馆内获得自己的情欲理想，市井坊间、庙会游园也都可以成为女性接触和满足情欲的处所。她们虽然受制于严格的家规闺训，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离开家的机会。高彦颐（1995）指出明末清初的妇女有着不同类型的出游体验，例如从宦游、赏心游、谋生游等等，免不了要跋山涉水，走街过巷。而当时佛教的兴盛，也为女子出游提供了机会，衣若兰（2002）也发现当时有许多妇人女子喜谈禅拜佛，女性出入寺庙的禁令也不断地出现，显示妇女出外参加宗教活动实无能禁绝。明末都市妇女进香的活动相当盛行。此外，明清妇女在春秋佳节观灯、赶庙会的风气也大为兴盛。出游、进香拜佛、观灯庙会，都给这一时期的女子走出闺房、离开家的范围提供了可能。那么闺阁之外的市井游园，又有些什么等待着她们呢？

根据李孝悌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市井坊间通过四处流动的商贾和倡伶的传播，一些出自“里巷妇女之口”、“村姬荡妇之谈”的描写情欲的清音小曲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歌曲。而在道光之后，出现在茶馆里的“杂耍馆”，将这些“淫词小曲”面向更广大的下层民众传播。除了这些以卖唱的形式口头传播的情欲作品之外，还有书文版本的唱本在书店售卖，这更推动了淫词小曲在坊间的普及。更有甚者，除了在固定的唱本书店中售卖这些色情出版物之外，道光年间，在苏州的一些著名的观光据点出现小贩专设摊位叫卖的情形。江苏按察使裕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少年子女，耳闻目见，荡志倾心。因而画舫灯船，龙舟赛会，四时八节，各自追踪。而且淫词列于市肆，淫画售于山塘，淫出演于戏园。荡检逾闲，无所不至（李孝悌，2002：122）。”

可见当时的这些有关性的信息已然在社会各个不同的空间中，通过口耳相递，商业販售，得到了较为广阔的散布和传播。女子们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行走，免不了或多或少会接触到此类性息^[2]。在这样的情欲空间里，她们也能够有机会结识男子，为日后发展性情关系打下伏笔，《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和张生不就是在普救寺中初相见，而后私定终生么？而《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若不是春日游园，又哪里得来惊梦幽媾？

这都是在闺阁之内无法想象，而在市井游园这类社会空间中，由于信息的流动，人际的交往，商业的推广，使得性活动的空间得以扩展，性活动的外延也得到丰富，性不再仅仅是床第之间的翻云覆雨，听阅性的文艺作品，接触与性有关的信息，甚至性幻想或者与异性交往，都成为了性活动的一部分。

可见，在明清时期，即便封建伦理不断强化，但是男女在家与社会之间的行走、流动，商业社会的发展，以及性息的传播，还是能够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性活动空间。性也许在家庭之中，在父子、夫妇之间无法言说，但是在青楼妓馆、市井游园等家以外的社会空间，性仍然是可以被谈论的。

二. 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中国女性以一种被抹消了女性特质的“铁姑娘”模式存在（金一虹，2006）。而任何对于性话题的讨论，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禁忌（Honig，2003）。而近来的一些研究，不少学者挖掘出一些事实证据，来讨论文革时期的性压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例如Everett YueHong Zhang（2005）对“毛时代”的性压抑假设作了重新考察，他认为人们只有在把自己藏在既存的主权国家的视线之外，性压抑会成为唤起性欲望而不是完全的压抑的一种方式。他举例说，某技工学校里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学生，因为违反学校不准谈恋爱的规定而受到了处罚。但是男学生即便是在受罚期间也没有停止和女生的约会。而且有一次由于回来太迟，学校宿舍已经锁门，二人只能去附近山上找一个山洞过夜。知情的同学据此判断他们已经发生过性关系。而学校老师在夏天来临之际，总不会忘记提醒男生们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因为夏天女生穿衣服薄而透明。而这些规诫，当女生们的确穿着很透明的衣服或裙子去参加学校集会的时候，却唤起男生们的性幻想。

虽然在那个时代，文艺作品少的可怜，但是即便是《列宁在1918》这样“又红又专”的教育影片中，他的很多男同学，也能够寻找到性的痕迹：

“我记得我的很多男性同辈喜欢一遍又一遍的看《列宁在1918》，只是因为一个原因，在这个电影里，最多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穿紧身白色服装的女芭蕾舞演员，尤其是她们的身体。（Zhang，2005：19）

虽然有学者指出文革期间，大众媒介中的性被擦洗的一干二净（Yang，1999），例如Harriet Evans就指出，当白毛女的故事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后，其中有关喜儿和大春之间的浪漫情事以及喜儿被地主强奸的情节就全部消失了（Evans，1997；Meng 1993）。但是笔者看到，身体（body）却依然存在，例如Zhang所提到的芭蕾舞演员的身体。即便是革命影片也无法不使用身体（演员的身体）来进行教育宣传。只要是存在身体，不管媒体制造

者的本意是用于革命学习，还是进行性教育，都无法避免提供情欲空间的可能，因为情欲的制造主体在于受众。从Zhang所提供的证据可见，正是因为存在着芭蕾舞演员的身体，意识形态本身才能够被用来制造情欲空间，政治教化工具（电影）成为了情欲材料的载体，舞者的身体提供了制造情欲内容的素材，而真正制作情欲内容的是那些反复观看舞者身体的男学生们。而教育者（老师），又通过规训，歪打正着的启发了男生们的性意识，无意之中开展了性教育工作。虽然这个空间难以被人察觉，仅仅存在于这些男生们的幻想之中，但是的确是真实的，性空间的建构过程也是真实的。

三. 80年代

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开始逐渐复苏。这个时候的年轻人虽然还保留着很强的贞洁观念，但是婚前性行为却依然存在。Xiao Zhou（1989）的一份调查显示，80年代男性在择偶时仍以“处女”作为第一标准。而女性则通过自己的“处女”身份，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结婚礼金，而且能够在恋爱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即便如此，女性仍然有很多情况不得不答应男友的性要求而发生婚前性行为。首先，男方的性要求，得到家人的支持。例如如果家人看到男孩带女友回家做客，会主动的离开，留出空间让他们发展进一步的关系。Zhou还提到当时在武汉地区流行一种“婆婆锁”的风俗，即男方的母亲会趁小情人们独处的时候，偷偷将房门锁上，不让女方回家，直到两人过完这一夜。而多数情况下，被锁了之后，性关系就自然而然的发生。在有了性行为之后，女方就很难拒绝男方的求婚，因为当时大部分的男性还是选处女作为新娘。所以“婆婆锁”能够有助于保障男方顺利从恋爱关系转向婚姻关系。同时，由于女方不再是“处女”，婆家以此为理由，可以少负担一些结婚的费用。而婚后，婆婆还可以以“有过婚前性关系”作为控制媳妇的道德武器，一有不如意，就可以用“破鞋”这样的理由来训斥媳妇。

她这个研究的样本量为100，其中有46个城市女性都告诉她，她们是在“婆婆锁”里失去贞洁的。在这个调查中，婚前性关系发生与否，主要是以男性及其家庭的利益为主导的，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结婚成本，保证由恋爱向婚姻的转向，并能作为婚后家庭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论是男方家人提供发生关系的场所，还是“婆婆锁”，都为保障男方家庭获得最大利益所驱动的。可见这个时候的家庭已经不再如明清时期的家庭一样，是禁锢和排斥性行为的，反倒是对性行为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而女性能够通过维持“贞洁”获得的性别权力，也只能维持在婚前的阶段。

那么那些婚前“失贞”的女性，是不是完全找不到办法来应对社会对她们的控制呢？Zhou的调查中还发现，由于那个时候性教育的欠缺，落红是用来验证处女的唯一标准。在城市里的女性，在会等到自己的生理期才和未来丈夫或者其后的男友发生关系，以此瞒天过海。而农村女性，由于恋爱机会少，且婚期往往由父母决定，所以利用生理周期的办法在农村很难奏效。但她们还是有自己的办法，例如她们会在行房前在女友们的帮助下跑出去躲几天，而理由则是“害怕和陌生男人睡觉”。而这，正是人们对于一个“贞洁的女子”的判断标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吊诡的情况，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作品和规训，担当了仅有的一点性教育的工作，而在80年代初，性知识的缺乏又为女性赢得有限的性活动空间，甚至连“贞洁”的标准，也堂而皇之的成了“失贞”女子的“遮羞布”。

四. 90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剧变，中国社会中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超核心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正在发生（李银河，2001）。父母对于子女的夫妻关系的干预和控制，随着家庭结构的转型而逐渐弱化。

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使得海外的性学著作、爱情歌曲、影视作品，更多更快的涌入内地的文化消费市场。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得以接触更多的性知识。8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往往通过性教育书籍、流行歌曲、外国电影和看黄片学习性（Farrer, 2002: 285）。而逐渐兴旺的各种娱乐消费场所，例如酒吧、卡拉ok厅为年轻人寻找恋爱对象、性伴侣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和选择，例如舞厅就是一个重要的“玩”的场所（Farrer, 2002）。可见，对外开放，文化交流为国人获得新的性知识、性资讯提供了方便。家庭结构的转变导致家长控制的弱化，为年轻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进入社会空间提供了机会。而社会中的消费场所也为他们寻找和实践性活动提供了场域。

从明清、文革、80—90年代的分析来看，中国人的性活动及性言论空间在这几个阶段都是存在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受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等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营造出来的性空间有异有同。这些文化因素既能够排斥或允许性行为在其领域内的存在，例如明代家庭与80年代家庭，也能够在控制的过程中创造性空间，例如文革时期的革命教育。性活动通过信息传递，人际交往、社会流动等途径或者载体，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不断寻找到可供落脚之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落脚之处往往呈零散化的分布，家庭、公共场所、学校是其主要的存在空间，但其范围仍然狭小，人们只能通过离开或者挪用某个特定的社会空间，才能勉强寻找到性的踪迹。

那么当互联网在1996年开始进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后^[3]，中国人的性活动是否能在网络世界中获得扩充呢？网络具有广域性的特点，网上性活动是不是就不存在“谨慎的谈论性的范围”了呢？

网络性爱的社会空间

笔者在2006年历时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寻找到了两例特殊类型的网络性爱个案，一位是有S/M兴趣的虎哥，33岁。另外一位是和妻子一起“夫妻视频”的冬哥，29岁。下面笔者将就这两个个案，分别从性息来源、参与空间、社会环境对网络性爱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来分析。

性息来源

从对历史上的性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关性的信息传播和接收对于建构性活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那么网络性爱的性息又是从何而来呢？

[4] 研 明白。你第一次作这个，是什么时候？

虎哥 00年，似乎还没有视频

研 你为什么会网上SM呢？

虎哥 最开始谁敢说啊，2000年以前那个会被人打骂变态的

虎哥 特别女孩子喜欢别人揍自己屁股，喜欢被蹂躏，还不被人说死了，从网上还是安全一些阿

研 那后来怎么敢了呢？

虎哥 网上聊天啊，经常对女生说，不听话就打你pp^[5]，这个是那种调侃的语气了，一般都能接受，然后看到国外的网站

虎哥 知道了有了，女生也有看了这些网站的。就开始慢慢的从国外网站开始交流。

研 国外的网站？国外的什么网站？

虎哥 很早了，你还没有上大学呢，现在都关门了

研 明白，你还记得是什么内容的网站么？

虎哥 就是色情文学和论坛的了，国外的论坛很少，都是newsgroup，

虎哥 96年

研 明白。的确够早的。外国的也有中文的新sgroup么？

虎哥 当然了，最早都是newsgroup，

研 明白。你觉得这些色情文学，对你网上SM，有什么帮助么？

虎哥 知道了还有不少人喜欢这个啊，不是我1个人，

研 呵呵，你是不是有找到了同志的感觉？

虎哥 当然有这个感觉，

研 那这些色情文学的内容，你会用到你自己的网上或者网下的虎哥过程当中么？

虎哥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太过了，

研 你会选你自己觉得合适的，色情文学中的内容，放到网上SM过程当中，是么？

虎哥 不会，

研 那你说有些可以，是指什么？

虎哥 就是调教M的方法，比如怎么折磨刺激女生，

研 这些方法，你也并不是自己发明的吧？

虎哥 当然不是了，也自己发明了一些，呵呵，

研 那不是自己发明的，是从哪里来的呢？

虎哥 从网上看来的，有些时候灵机一动就用了，其实别人早就用了，

研 明白，是哪些色情网站和newsgroup呢？

虎哥 现在都关门了，老大，10年了。

从虎哥介绍的情况可以得知，他的性息最早来自于10年前的国外的论坛和新闻组。96年正好是中国百姓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年头。互联网给虎哥提供了一个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获得性息的途径，不管其学习来的内容，我们认定为性知识还是色情内容。而对于这些来自于色情网站的内容，虎哥则否认会直接运用到网上SM的过程中。因为对于他来说，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会用自己“发明”的一些内容加以替换。而这些“发明”是从网上看来的，而且他也知道是别人已经用过的。笔者认为，这个“发明”理解为改编也许更为确切。

约翰·盖格农的“性脚本（sexual script）”理论认为，人们好似演员一样在他们的性行为中扮演脚本化的角色（Ross 2005：344）。盖格农谈到了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脚本化的，性行为是社会脚本的一种。性脚本是由文化赋予的，但是没有哪个个人的性脚本是所身处的文化的性脚本确切摹本，个人将“脚本”放到具体的性状态下进行改写，形成多样化的性脚本（Gagon, 1977：6）。在虎哥的个案中，我们正好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改写、制作自己的“性脚本”的全过程，虽然他是从色情论坛上知道网络SM的，但是他并未完全照搬所有的色情内容的内容，而是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删除那些“太过”的内容，并加入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其他人用到过的一些调教

方法^[6]，形成自己的网络SM的全部内容。联系到前文所述文革时期的革命影片的例子，没有任何性内容的影片，一样会被观众当作与性有关的信息来看。而在虎哥这里，从色情网站获得的信息也不一定全部作为色情内容使用。这两种正好相反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到底色情与非色情的区别在哪里，性知识与色情信息的区别又在哪里？是不是不带一点性内容的文艺作品就不会被改造成色情材料，而色情网站的浏览者就绝对没有对色情材料的鉴别、选择的能力？

再来看看冬哥的情况。

研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

冬哥 这个说不上来了，

研 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或者是听什么人说过的？

冬哥 肯定不是别人和我亲口说的，

冬哥 也许色情网站？

研 呵呵，这得问你自己啊，回忆回忆？

冬哥 没印象了，

研 就是大概是色情网站看到的？

冬哥 也许是，也许不是，

冬哥 但是100%都是网上的讯息，

冬哥 有一些QQ群，你到那里面可以找到很多人。

从冬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冬哥对于夫妻视频的信息来源并不能明确的分别出是从色情网站来的还是非色情网站来的，总之其来源属于网络。不论是虎哥还是冬哥，他们都是从网络获知这两种新的网络性爱模式的知识。

而寻找性爱对象，也主要是通过网络。冬哥说他基本上是在QQ网站上利用“夫妻”、“交换”等词作为关键字搜索到有关的主题QQ群，群主有权对加入者进行身份审核，有些严格有些不严格。而虎哥则是先是从QQ聊天室开始，先在网络上，现在则通过自己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

研 你一般都去什么样的聊天室，或者论坛去找网上SM的对象？

虎哥 在02年以前是QQ的聊天室，后来是blliao^[7]，现在是私人圈子，

研 那你在这些地方，都是怎么找网上SM对象的呢？虎哥 赫赫，

研 笑什么？

虎哥 因为那些聊天室都是固定的SM聊天室，

研 恩，那怎么办呢？

虎哥 进去的都是由一些倾向的，

虎哥 自然就可以，

虎哥 而且我的女M也会帮我介绍。

虎哥前面提到他96年左右开始在国外网站上知道网络SM这个事情，但是直到00年才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网络行为，因为“最开始谁敢说啊，2000年以前那个会被人打骂变态的”。即便在最初的寻找SM伙伴的时候，也是先通过调侃式的聊天，打打擦边球，然后才敢于进一步交流。而寻找途径也先由网络开始，通过多次转移，最后才落实到现实当中的私人圈子。这些资料说明，象虎哥这样的色情网站的浏览者，并不会立刻在现实生活中将色情信息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而是会考量当时的社会环境，周遭人们对这种性行为的态度的，再决定是否进行这些性活动。而“下载”这些性活动的延迟时间长达数年之久。

参与空间

参与空间，指的是参与者进行网络性爱时所处的社会物理空间。以虎哥为例：

研 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白天还是晚上么？在家还是在办公室？

虎哥 晚上，在家，当时单身，

(.....)

研 你一般都是在什么地方作网上SM？

虎哥 家里，

虎哥 或者办公室，

虎哥 我有单独的办公室，

研 没有人干扰，比较方便，是么？

虎哥 恩，

虎哥 有些时候网下的SM也在办公室，

研 好像办公室，本来就是一个A片中经常出现的性爱场所，

虎哥 赫赫，也不是，主要我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大学里面教师和其它人相对独立。

从虎哥的介绍中，我们发现家和办公室是虎哥进行网络SM的主要场所。家作为一个私领域，用来进行性行为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而办公室在人们一般性的理解中，被视为一个公共空间，不可能成为性活动场所。而虎哥的大学教师身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较为独立的“单独办公室”，因此这个空间就成为了一个合适的性活动场所，不管是用来网上SM还是网下SM。

冬哥的参与场所主要是在家里，和妻子一起，通过QQ聊天室寻觅到合适的视频交换的夫妻。双方分别在各自的家中，通过视频观看到对方夫妇的性活动，同时进行自己夫妇间的性活动。

社会环境对网络性爱的影响

在对访谈资料的分析过程中，笔者还发现网络上的性行为，不仅仅受参与者所处的物理空间的影响，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第一，受其他参与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例如，

研 明白。你一般什么时候想做网上的SM什么时候想网下的SM？

虎哥 没有想做吧，都是很随意的，

研 哦。感觉到了，随时都可以，是么？

虎哥 不是很刻意做，也是由情况决定的

研 由什么样的情况决定？

研 差不多吧，但是也要看对方的情况比如她老公在家，

虎哥 总不能让她当着老公的面被我视频调教。

由此可见，家也不可能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的性活动空间，一旦社会关系中能够对参与者起制约作用的人同时存在其中，例如这里的“她老公”，那么网络性爱就无法进行。而这个制约作用在这里主要是性别关系——夫妻。

其次，受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制约。例如夫妻视频，需要夫妇二人同时参与，因此冬哥主要受到妻子参与态度的影响，

研 夫妻一起的话，是谁先提议找人视频的呢？

冬哥 我，

研 你妻子一开始就答应了么？

冬哥 不容易答应，
冬哥 但是也不是强烈反对，
研 呵呵，那你是怎么说服的呢？
冬哥 她也不是很反对，
研 抱着尝试的心态么？
冬哥 后来我就买了视频，
冬哥 不算吧，
研 在她还没有完全同意的时候，你就买了视频？
冬哥 我们挺开放的，
冬哥 她也不是完全不同意，
研 买了视频，是指买了视频摄像头么？
冬哥 就是不是很主动，
冬哥 恩，
研 哦，明白。
冬哥 我知道她肯定愿意的，
研 呵呵。那怎么不是很主动呢？
冬哥 反正每次都是我提议，总被拒绝，
冬哥 她觉得挺麻烦的，兴趣也不大，
研 那最终是怎么同意的呢？因为你买了视频头？
冬哥 不是，那只是一个必备条件，
冬哥 她不反对，我又很积极，肯定就成了，
研 哦。呵呵。明白。你倒挺有办法的，
冬哥 而且，她多少也有点兴趣吧。

一开始妻子“不容易答应”，“也不是强烈反对”。冬哥认为他们夫妻很开放，妻子“肯定愿意”，只不过“不是很主动”，觉得“麻烦”，“兴趣不大”。冬哥的提议总是遭到拒绝。但是即便如此，冬哥还是没有放弃努力，买好了视频头，准备好了必备条件，最后终于“成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虽然这里我们听不到冬哥妻子自己如何解释自己的先拒绝后接受的思想转变，但是起码可以看出他们夫妻之间是可以谈论性的，而且是这种非常规的性行为。妻子并没有以此对丈夫进行道德评价，只是提出实践这一活动存在的客观困难，例如“挺麻烦”的。当必要条件具备了之后，妻子也同意了冬哥的提议，一起参与到网络夫妻视频的性活动当中去。看来，“只能做不能说”并不是存在于每一对中国夫妻之间。

第三，受参与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虎哥和冬哥都指出，他们不会在自己现实的社会关系当中去寻找网络性爱的伙伴。

研 你们会找周围熟悉的人这样玩么？
冬哥 不敢，
研 哦？为什么？
冬哥 如果有机缘的话，也很好，我不反对，
冬哥 这个极度隐私，不好轻易交流的，
冬哥 传出去就完蛋了哦，
研 传出去怎么了？
冬哥 和一个同事说，我们换老婆做吧，
冬哥 这个还是难于启齿，
研 你觉得周围人会评点你，批评你么？
冬哥 你觉得有人和你提的话你会怎么想，
冬哥 会吧，我可能会成为笑柄。

从这段访谈中，可以看出，冬哥害怕在周围熟悉的社会网络中寻找网络性爱伙伴，而害怕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有这种想法的信息被传出去，后果会不堪设想（“完蛋了”），主要原因是担心自己成为“笑柄”。而对于网络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冬哥则是这样认为的，

研 你在哪些夫妻交换群里，怎么找对象呢？就是直接说有人要换妻么
冬哥 对，因为大家都是这个目的，就不会尴尬

“不会尴尬”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目的”，而在同事之间则有可能变成笑柄，这说明同事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QQ群中志同道合者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制约了冬哥在现实中的性言说，而后者则为性言说扫清了障碍（“尴尬”）。

在这个问题上，虎哥同样表现得非常谨慎，认为安全第一，并需要维持自己的教师形象：

研 你会告诉你周围的人么，比如说，老婆，同学，朋友啊，家人什么的？
虎哥 当然不会了，
研 为什么列，
虎哥 毕竟婚外情和SM都是很敏感的，还是安全第一
研 那你会向他们介绍这种网上做爱么？
虎哥 不会，形象啊，而且我还是教师，
研 你觉得这种行为，会有损你的社会形象么？
虎哥 呵呵，小心为上，
研 是担心周围人拿这个来对你做负面的批判么？

虎哥 恩，
虎哥 公职单位出了这种事情比贪污还抬不起头。

虽然“教师”身份，为虎哥参与网络SM提供了物理空间，但是却限制了他对于自己性活动的言说空间。而这个限制来自于虎哥所处的“公职单位”，来自于“教师”形象，也因为婚外情和SM都是“很敏感的”。前面的引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很敏感”在虎哥的私人SM圈子里却不存在，他的女M还会帮他去寻找性伙伴，正如冬哥在QQ群里“不会尴尬”一样。事实上法律中没有制定成文的规则约束他一定不能说出，但是如果说出去了，就会受到“比贪污还抬不起头”的这种社会惩罚。工作单位、社会身份和对形象的维护，使得虎哥自动放弃了在现实中去言说自己的性活动的权利。而这种“自动”放弃，并不能代表虎哥和冬哥这样的网络性爱参与者能够自主的选择自己的性言说和性活动对象，他们所焦虑的“说”的后果，是他们根据周遭社会环境的判断而出的印象，“不说”只不过是他们根据这样的文化印象作出的文化选择。同时，网络则为他们提供了另外言说的空间，他们选择将“不说性”的自己留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中，而将“说性”的自己，带到网络空间中或者经过网络建立起来的“志同道合者”的社会网络中去。虽然现实中的社会空间和网络中的社会空间均受到“谨慎的谈论性的范围”的制约，而他们却可以通过在现实关系与网络关系之间的自由穿行，在另外的社会空间去进行性活动实践。

多位受访者都认为，对于他们来说，“网络激情”，相对于“网络做爱”，“网络性爱”或者“裸聊”等名词更能够全面的概括这种互动式的网络性行为。

而这种激情所带来的“刺激”感受，也是他们所经常谈及的。也许正是在现实与网络之间的自由穿行，在“规矩”与“放肆”之间的摆渡，才让他们体验到了这种激情的快乐。

结语

不论是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性活动空间，还是从网络上的性活动的社会空间来看，我们都能发现，性活动的社会空间从未间断过，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随着岁月变迁，亦能在不同时空中寻找到相类似的性活动空间。

商品经济、消费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在明清时期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都为性息的传播带来了便利途径，也使得人们得以有机会接触这些性息，进而学习性知识，获得情欲材料。而到了网络时代，人们则能够利用这种新的科技到更广阔的空间（国外网站）去获得新知识，新材料。

在性脚本的改写上，不论是文革时期的影片还是网络时代的海外色情网站，都可以寻找到可用来制作情欲内容的性息，而互联网的使用相对于文革时期的文艺匮乏，使得性息的获取更加迅捷方便，性息内容也更丰富多样。

当然，即便是在网络上的性爱活动，也并不是毫无约束，恣意妄为的。网络性爱活动由于参与者所处的物理空间、社会身份、社会关系而受到制约。因为参与网络性爱活动的个体毕竟还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肉身，并且难以脱离其社会身份、社会形象、社会关系等诸多社会存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对性活动的惩罚机制，诸如“嘲笑”、“羞辱”，导致了虎哥、冬哥他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他们的性活动信息，而将网络空间作为起性息传递、交换的场域。

性言说的空间，也并非完全空白，在特定的时空，对特定的人，例如这两个个案中的主题QQ群和“志同道合者”，都可以获得有效的言说渠道。

此外，笔者还发现，在网络性爱中，或者说，以网络为载体的性息传播，个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虎哥他们作为受众，在国外或者国内，色情或者正规网站学到的这些“新鲜事物”，然后自己担任制媒者的工作，改写出自己适用的性脚本，运用到自己的网络实际中。在寻找性伙伴的时候，又把自己的性喜好作为性息的内容传播到网络群体当中去。而在现实中，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例如避免成为笑柄，维持身份形象，自主的对包含有自己性息的信息传播进行控制。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网络上的性息传播是以互联网作为传播技术的人本传播，信息（message）是性息（sex information）的载体，性息的内容包括性知识和性素材（色情材料、情欲材料），而人是这种传播模式的关键要素。网络性爱是网络性息传递活动的一种。其参与者，既是受众，又是性息制造者，也是自我性息的传播者和控制者。

网络技术为人们的性活动提供了新的社会空间，但是其空间范围，类似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受到当时的社会因素的制约。主要原因在于，网络性爱的关键在于参与者，而由于参与者是存在于既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受到性别关系、社会身份、人际关系的约束，从而影响到网络性爱的活动空间。若需要进一步拓展网络性活动空间，其关键在于改善现实中的性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高彦颐. 1995. [空间]与[家]论明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v3, 21-50

李孝悌, 2002, *恋恋红尘: 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 台北: 一方出版

李亦园. 1992. *文化的图像*. 台北: 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银河. 1999. *性的问题*. 北京市: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银河, 郑宏霞. 2001. *一谷之孙: 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米歇尔·傅柯. 尚衡译. 1990. *性意识史*. 台北: 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阮新邦, 罗沛霖, 贺玉英. 1998. *婚姻, 性别与性: 一个当代中国农村的考察*.

River Edge, N.J.: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王鸿泰. 1999. “《青楼: 中国文化的后花园》”. *《当代》*. 137: 1—14

吴存存. 2000.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国亮编. 1996. *中国娼妓史*. 台北: 文津出版社.

衣若兰. 2002. *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 台北: 稻乡出版社

Evans, Harrit. 1997.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 Continuum.

Farrer, James.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Gagon, John H. 1977. *Human Sexualities*. Glenview, Ill. : Scott, Foresman

Meng, Yue. 1993. "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 In Tani E.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p118-136.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Ross, Michael W. 2005. "Typing, Doing, and Being: Sexuality and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2 (4) : 342-352.

Xiao, Zhou. 1989. "Virginity and Premarital Sex in Contemporary China." *Feminist Studies* 15, no.2: : 279—288 Yang,

Mayfair Mei-Hui. 1999. "From gender erasure to gender difference: state feminism, consumer sexuality, and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China." In Mayfair Mei-hui Yang, ed.,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Pp35—67.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Zhang Everett Yuehong, 2005, "Rething Sexual Repression in Maoist China: Ideology, Structure and Ownership of the Body". In *Body & Society*. 2005. Vol. 11 (3) : 1-25.

[1] 由于本文对性活动空间的历史整理，目的不在于对明清至当代以降的中国人的性史做全盘书写，只是希望寻找性活动空间的历史流变的脉络，以便较为立体的复原当前网络性行为的文化环境，并做历时性分析。

[2] 本文中使用的“性息”一词，笔者定义为“与性有关的信息”，性知识、色情信息均包含此概念之内。

[3] 互联网最早于1994年接入中国教育机构，到1996年开始转入民用阶段，新浪科技. 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1986~2003). 2005年07月19. <http://tech.sina.com.cn/i/2005-07-19/1038666886.shtml>.

[4] 研，研究者简称，即为笔者。

[5] pp，屁屁的拼音首字母缩写，屁股的昵称。

[6] 虎哥说，在SM圈子里，称网络上进行的SM为视频调教。

[7] 碧聊网，<http://www.bliao.com/>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